



边看边聊

一
车子经过很长的一段无人区。视线长时间地荒芜与单调。

一过无人区,就看到了嫩绿的草原,草原上两匹马在追逐,它们身上长着好看的斑纹,但又像是斑马。它们似乎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像假期远游的一对恋人,广阔的原野让这对恋人有了新鲜感,它们竟然嬉戏撒欢起来,高大一点的总是想搂着娇小的那顺滑的腰,那腰却要躲躲闪闪,而且将头掉过来亲昵高大的。高大的就越发来劲,不停地追逐。小的就总是调着那个顺滑的腰。两个恋人等我拿相机的工夫跑远了,娇小的准是发现了我这外来人的不良之举,带着它的恋人去了一个更加静谧的地方。

草原亲情

王剑冰

二
我在天上见到两只鹰,那盘旋的姿势像冰上的双人滑。

我看到的似乎是它们的倒影。它们一忽左旋,一忽右旋,一忽翻身急转,一忽直立上扬。我不停地随着它们的舞步调整着聚光点,就好像有一条线,风竿样的线,牵动着我的目光。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面了。我那里有连鸟也看不到,即使有只鸟,那鸟也总是不知从哪里射出来,又像弹子一般逝去,哪里有这么悠扬的旋舞。我想,配上一支曲子,也会很合拍。久久看着的时候,发现两只鹰的个头不一样,跟在后面的要小一些,难道也有冰舞那样个头大小的搭配?



后来从一个牧民那里弄明白,那是大的在带着小的飞,是妈妈让孩子在适应风和蓝天。等孩子适应了,就会放它去独自经风受雨。

三
我看到过并蒂开放的野花,对,可以叫它们格桑花。它们在一起或许是抵制孤单和风寒。风吹来时,一同摇,摇完了还会碰碰头拉拉手,互相鼓励一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这样又能怎么样?有一次我在一片草中看见那艳黄开得实在是好看,就伸出手去。然而又停住了。我差一点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为刚才的想法不好意思地注视着它们,然后悄悄远去。那是两朵多么可爱的花儿。让它们尽情地舒展,尽情地快乐吧。

四
天地宽广的草原,常常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然亲情。亲情是一种相携相守,是一种互怜互爱。在人烟稀少的地域,不管是男女之间,父子母女之间,还是兄弟姐妹之间,这种亲情显得尤为珍贵。在这样的草原草场,人与人之间变得更为简单。不会有邻里间房基地之争,不会有车子相擦的对错之辩。这样的简单直至变成亲情里的简单。一个小伙喜欢上一个姑娘,拉上她翻身跃马绝野而去。草籽摇落的时候,会有一个草原之子迎日而出。而那个姑娘,亲情里就又多了一份亲情。

五
我在巴颜喀拉山下的一片草场,见到过一个母亲背着羊皮放牧的情景。那孩子被一块羊皮兜在妈妈身上,头歪在一边,像是睡着了。我起先以为她背的是干粮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想到是她的孩子,而且我也没有想到那个人是个瘦弱的女子。车子越来越远的时候,才一个吃惊撞着一个吃惊。我朝四野里看去,再没有发现还有其他人影。我不明白她怎么能一个人在这里放牧,她怎么还要带着一个孩子。后来我觉得,也许那孩子就是她的伴,她们互相依靠互相支撑着简单的信念,度过一天又一天。

六
现在我在赛马场,看到了一个个母子相亲的画面,我觉得里面就有那对母子。她们该来放松放松,在这样的地方感受一下群体的温暖。孩子可能还会睡着,那就叫他睡吧,好好地躺在妈妈的背上或者怀里享受美妙的一梦。我随意抓拍到许多这样的照片,这是十分动人的场面。恬静而安逸,显露在那些母亲的脸上,我深深地祝福她们。而怀里的孩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像鹰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草原上。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它会让生命周而复始。任何生命,只要你想生长。而大自然还要给他们以关爱、情感,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激情而有活力,生动而又美丽。

七
某些食品在生产、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中,有的变形,有的缩减,这是因为这些食品很娇贵,像饼干、蛋糕、茶叶等,稍微有点震动,就会“破相”。消费者购买袋装、盒装的饼干,有时会发现其中碎饼干较多,倒也不完全是无良商家故意为之。饼干和蛋糕的碎屑被称为饼干屑、蛋糕屑,茶叶的碎屑叫茶叶末子,叫法不同,本质是一样的。茶叶的品相很重要,有人在取新茶泡茶的时候,小心翼翼,因为新茶的茶叶嫩芽最容易碎,注入开水,杯中的茶叶,缓缓而起,就像少女舞动一样,袅袅婷婷,煞是好看,给人感官上的享受。当然这样茶叶的价格也是不菲的。茶叶末子影响茶叶的外观,其茶叶属性没有变化,可以正常饮用。

常听到有人将茶叶末子称之为“穷人”的茶叶、老茶客的茶叶,是有道理的。本人喝茶历史几十年,宁肯少吃一顿饭,不可少喝一杯茶,属于“老瘾头”“重口味”,所谓“重口味”是指喝浓茶,茶叶往往占杯子的一半,不少人吃了我泡的茶都说“苦了结棍”,于我而言却是“甘之如饴”。有些茶叶专卖店专门供应茶叶末子,这解决了像我这样老茶客的需求。袁枚的《随园食单》说到喝茶:“七碗生风,一杯忘事,非饮用六清不可。”不敢说自己喝茶到了“忘事”之境界,至少喝茶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却是实实在在的。

那天几个朋友在茶馆吃下午茶,配西点的是袋泡茶。有人说,袋泡茶里的茶叶都是“等外品”,是“下脚”,同行的老顾正色说:“这是对袋泡茶的误解!”老顾说,他老伴那时在茶叶厂上班,老伴的任务就是用粉碎机将好的茶叶打碎,成为粉状,然后制作成袋泡茶出口,他们厂的袋泡茶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老顾自豪地说,英国人的下午茶,使用的是他老伴厂里的产品。说到茶叶末子,想起了一段往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有些企业每个月有5元的业务活动费,不要小看5元钱,那时职工每月工资才36元!当然,这5元钱只能用于业务接待之用,换句话说,只能买茶叶。5元钱要用一个月,上好的茶叶买不起,于是茶叶末子成了首选。那个时候,用茶叶末子招待客人,档次很高了!也算读过不少关于文人喝茶的文章,除了汪曾祺说“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寻常茶话》)外,似乎未见其他文人笔下写到茶叶末子。

八
好奇心作祟,我连忙跑下楼。平时的备用桌都支了起来,摆着琳琅满目的货物,俨然一个小型市集。前来参加的多是女孩,用以交换的物品从首饰、玩偶到插座、跳绳,应有尽有。有一玩女孩戴了数十副耳环,送给来玩的顾客,说收藏太多清库存,不需要交换。我毫无准备,手里只有一本《世界之门:感官的故事》,因未读完而不舍得换出去。悻悻在一旁围观时,那女孩忽然递给我一副爱心耳环。

九
散场以后,我与她们闲聊,无意间窥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A没有找到工作,为节省成本移居郊区,平时做社工来维持生计。B的前公司

比如说,一大把年纪了,我还会不会开车,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增加这项生活技能,理论考试满分轻松过了,到了实践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驾校师傅让我踩油门加速到50公里每小时,我还没到这个速度就吓得先踩了刹车。师傅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问道,你是在害怕吗?我回答道,当然啦,我平时步行每小时速度5到6公里,这忽然间就快了十倍,你说我怕不怕?师傅很认真地教导我说,速度与激情你懂不懂?别人都觉得只有开得越快才越有趣,从来没人害怕的。

作为一个有学术病的人,我立刻找博士导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心理学专家,跑去咨询,为什么我不能理解速度与激情?害怕这个玩意儿究竟算不算一种心理疾病?这位专家女士也很学术地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确实可以从冒险中获得快感,这种快感来自肾上腺素及各种激素的分泌,所以赛车、山地摩托、蹦极、滑板、冲浪这类运动广受喜爱,人生的诸多挑战,诸如闪婚生子、创业或者考研等,给予挑战者的也是这种乐趣。也是直到人生的这个时候,我方才明白,原来大多数人不但走过去摸了煤球炉,还故意把煤球

炉打翻,欣赏着火焰的燃烧,从中获得乐趣。幸好这位专家女士没诊断我有心理疾病,只是安慰我说,害怕,也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情绪,锻炼锻炼就克服了。她建议我可以先从水上运动开始体验速度与激情,反正最多是掉在水里,比陆地上心理压力小。为了体会到大多数人的乐趣,我立刻就去报名了水上运动,恰好帆板冲浪的训练班还有最后一个名额。这是一片风景绝美的巨大湖泊,波光粼粼,说实话,刚站到冲浪板上,我就后悔了,这远看原本很美丽的波浪让冲浪板摇晃个不停,就在拉起帆板的那一刻,我就不由自主地随着大风一溜烟地飞驰而去了,并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是朝着哪个方向去,要去往哪里?几分钟之后,我就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了,四面只有空旷辽阔美丽的湖面,而我的人生只剩下了这飞快的速度。每次我想要按照之前在书本上学习的帆板理论观察风向,然后移步换手来调整方向,每次都是很快失去平衡,扑通掉进冰冷的水里,心理学专家说得对,掉在水里不会受伤,可是一上午连续做了一百次“落水狗”的感受,这种心理暗示倒忘

才会完全地黑暗下来。此时,一阵阵晚风轻轻拂来,甚是惬意无比,路上少有行人的小镇正安逸地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周边的景色在阳光、蓝天、白云和生机勃勃草坪的映衬下,宛若就是人间的世外桃源。偶有几只鸟儿轻轻地掠过,或者在树林里欢快雀跃,感觉就是一场视觉上的美妙“盛宴”。在我的脑海深处,不时有如画的小镇与当年敌我双方交战的冲杀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一道总是挥之不去的彩色与黑白画面不断快速转换的巨大反差。

去酒店大门口左边处的餐馆用餐,此刻我们已端坐在露天长桌上,享用着当地的特色西餐,听导游来讲一段当年滑铁卢

的典故和历史故事,很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梦幻。周围用餐的大都是一些金发碧眼的欧美游人,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的中国人。那种别样的异国情调,那段夜晚的朦胧色彩,使滑铁卢小镇自是多了几分妩媚、几分联想的淡淡味道。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观了黄金广场和原子球等各个景点,并随后游览了整个市区后,我们便乘坐旅游大巴回酒店休息。今晚,我们将住宿在离布鲁塞尔以南仅约20公里路程的一座小镇,镇名就叫滑铁卢。滑铁卢的名字,早已经和一段尘封的历史有关。这里的古战场遗址,如今我们基本上可以窥见到的,有铁狮峰的滑铁卢战役纪念碑,而滑铁卢战役纪念馆等几座小纪念馆,则向人们诉说了当年这场残酷战役的全过程。可惜我们到达时已经很晚,没有机会进去参观了。不过,同行的游客带来的滑铁卢战役介绍册,倒是让人欣喜不已,随手翻翻由此来加深印象,不经意间就有了一种“不虚此行”的如释重负。

小镇算

常去家附近的咖啡馆写作。坐在三楼,点一杯拿铁,整个下午都以它为燃料。一日,忽听得楼下一片嘈杂。有个女孩上楼来告诉我,店主正在举办“以物换物”的活动,一楼中庭来了许多人,并邀我下去看看。

结构调整,年初,她从新媒体的岗位离岗,拿到补偿金后打算休息一阵。C与我的生活方式更相似,自由职业,其中一项是给某平台供稿。她们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年长的与我相近。纵观这几年,一系列诸如“内卷”“内耗”等新名词,带着阴云从网络上纷纷冒出。随之而来,周围的朋友们包括我也多少受过一些影响。然而,那日下午与女孩们的相见,让我重新感到一种原始的纯真与坦然。她们暂时选择了一种生活状态。她们存在于此刻,葆有丰沛的生命力,丝毫不为未来的得失担忧。

人生于世,很容易被外部的巨大声音所裹挟。这真的是我们想

比如下,一大把年纪了,我还会不会开车,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增加这项生活技能,理论考试满分轻松过了,到了实践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驾校师傅让我踩油门加速到50公里每小时,我还没到这个速度就吓得先踩了刹车。师傅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问道,你是在害怕吗?我回答道,当然啦,我平时步行每小时速度5到6公里,这忽然间就快了十倍,你说我怕不怕?师傅很认真地教导我说,速度与激情你懂不懂?别人都觉得只有开得越快才越有趣,从来没人害怕的。

作为一个有学术病的人,我立刻找博士导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心理学专家,跑去咨询,为什么我不能理解速度与激情?害怕这个玩意儿究竟算不算一种心理疾病?这位专家女士也很学术地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确实可以从冒险中获得快感,这种快感来自肾上腺素及各种激素的分泌,所以赛车、山地摩托、蹦极、滑板、冲浪这类运动广受喜爱,人生的诸多挑战,诸如闪婚生子、创业或者考研等,给予挑战者的也是这种乐趣。也是直到人生的这个时候,我方才明白,原来大多数人不但走过去摸了煤球炉,还故意把煤球

炉打翻,欣赏着火焰的燃烧,从中获得乐趣。幸好这位专家女士没诊断我有心理疾病,只是安慰我说,害怕,也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情绪,锻炼锻炼就克服了。她建议我可以先从水上运动开始体验速度与激情,反正最多是掉在水里,比陆地上心理压力小。为了体会到大多数人的乐趣,我立刻就去报名了水上运动,恰好帆板冲浪的训练班还有最后一个名额。这是一片风景绝美的巨大湖泊,波光粼粼,说实话,刚站到冲浪板上,我就后悔了,这远看原本很美丽的波浪让冲浪板摇晃个不停,就在拉起帆板的那一刻,我就不由自主地随着大风一溜烟地飞驰而去了,并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是朝着哪个方向去,要去往哪里?几分钟之后,我就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了,四面只有空旷辽阔美丽的湖面,而我的人生只剩下了这飞快的速度。每次我想要按照之前在书本上学习的帆板理论观察风向,然后移步换手来调整方向,每次都是很快失去平衡,扑通掉进冰冷的水里,心理学专家说得对,掉在水里不会受伤,可是一上午连续做了一百次“落水狗”的感受,这种心理暗示倒忘

才会完全地黑暗下来。此时,一阵阵晚风轻轻拂来,甚是惬意无比,路上少有行人的小镇正安逸地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周边的景色在阳光、蓝天、白云和生机勃勃草坪的映衬下,宛若就是人间的世外桃源。偶有几只鸟儿轻轻地掠过,或者在树林里欢快雀跃,感觉就是一场视觉上的美妙“盛宴”。在我的脑海深处,不时有如画的小镇与当年敌我双方交战的冲杀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一道总是挥之不去的彩色与黑白画面不断快速转换的巨大反差。

去酒店大门口左边处的餐馆用餐,此刻我们已端坐在露天长桌上,享用着当地的特色西餐,听导游来讲一段当年滑铁卢

的典故和历史故事,很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梦幻。周围用餐的大都是一些金发碧眼的欧美游人,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的中国人。那种别样的异国情调,那段夜晚的朦胧色彩,使滑铁卢小镇自是多了几分妩媚、几分联想的淡淡味道。

在滑铁卢住了一晚后,翌晨,我下楼去酒店外的附近走走,竟然意外地发现几位一同相约前来欧洲旅游的中国年轻男女,正准备到滑铁卢古战场去参观呢!而且他们还将去附近与此相关的几座纪念馆看看。原来,他们事先都已经做足了功课,是专门冲着滑铁卢这座小镇来重温一段难忘历史的。我不禁轻轻赞叹,顿时也变得兴趣盎然起来,真是太妙了。

小镇算

常去家附近的咖啡馆写作。坐在三楼,点一杯拿铁,整个下午都以它为燃料。一日,忽听得楼下一片嘈杂。有个女孩上楼来告诉我,店主正在举办“以物换物”的活动,一楼中庭来了许多人,并邀我下去看看。

好奇心作祟,我连忙跑下楼。平时的备用桌都支了起来,摆着琳琅满目的货物,俨然一个小型市集。前来参加的多是女孩,用以交换的物品从首饰、玩偶到插座、跳绳,应有尽有。有一玩女孩戴了数十副耳环,送给来玩的顾客,说收藏太多清库存,不需要交换。我毫无准备,手里只有一本《世界之门:感官的故事》,因未读完而不舍得换出去。悻悻在一旁围观时,那女孩忽然递给我一副爱心耳环。

散场以后,我与她们闲聊,无意间窥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A没有找到工作,为节省成本移居郊区,平时做社工来维持生计。B的前公司

比如说,一大把年纪了,我还会不会开车,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增加这项生活技能,理论考试满分轻松过了,到了实践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驾校师傅让我踩油门加速到50公里每小时,我还没到这个速度就吓得先踩了刹车。师傅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望着我问道,你是在害怕吗?我回答道,当然啦,我平时步行每小时速度5到6公里,这忽然间就快了十倍,你说我怕不怕?师傅很认真地教导我说,速度与激情你懂不懂?别人都觉得只有开得越快才越有趣,从来没人害怕的。

作为一个有学术病的人,我立刻找博士导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心理学专家,跑去咨询,为什么我不能理解速度与激情?害怕这个玩意儿究竟算不算一种心理疾病?这位专家女士也很学术地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确实可以从冒险中获得快感,这种快感来自肾上腺素及各种激素的分泌,所以赛车、山地摩托、蹦极、滑板、冲浪这类运动广受喜爱,人生的诸多挑战,诸如闪婚生子、创业或者考研等,给予挑战者的也是这种乐趣。也是直到人生的这个时候,我方才明白,原来大多数人不但走过去摸了煤球炉,还故意把煤球

炉打翻,欣赏着火焰的燃烧,从中获得乐趣。幸好这位专家女士没诊断我有心理疾病,只是安慰我说,害怕,也是人类的一种正常情绪,锻炼锻炼就克服了。她建议我可以先从水上运动开始体验速度与激情,反正最多是掉在水里,比陆地上心理压力小。为了体会到大多数人的乐趣,我立刻就去报名了水上运动,恰好帆板冲浪的训练班还有最后一个名额。这是一片风景绝美的巨大湖泊,波光粼粼,说实话,刚站到冲浪板上,我就后悔了,这远看原本很美丽的波浪让冲浪板摇晃个不停,就在拉起帆板的那一刻,我就不由自主地随着大风一溜烟地飞驰而去了,并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是朝着哪个方向去,要去往哪里?几分钟之后,我就连自己是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了,四面只有空旷辽阔美丽的湖面,而我的人生只剩下了这飞快的速度。每次我想要按照之前在书本上学习的帆板理论观察风向,然后移步换手来调整方向,每次都是很快失去平衡,扑通掉进冰冷的水里,心理学专家说得对,掉在水里不会受伤,可是一上午连续做了一百次“落水狗”的感受,这种心理暗示倒忘

才会完全地黑暗下来。此时,一阵阵晚风轻轻拂来,甚是惬意无比,路上少有行人的小镇正安逸地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周边的景色在阳光、蓝天、白云和生机勃勃草坪的映衬下,宛若就是人间的世外桃源。偶有几只鸟儿轻轻地掠过,或者在树林里欢快雀跃,感觉就是一场视觉上的美妙“盛宴”。在我的脑海深处,不时有如画的小镇与当年敌我双方交战的冲杀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于是很快就形成了一道总是挥之不去的彩色与黑白画面不断快速转换的巨大反差。

去酒店大门口左边处的餐馆用餐,此刻我们已端坐在露天长桌上,享用着当地的特色西餐,听导游来讲一段当年滑铁卢

的典故和历史故事,很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梦幻。周围用餐的大都是一些金发碧眼的欧美游人,除此之外也有少量的中国人。那种别样的异国情调,那段夜晚的朦胧色彩,使滑铁卢小镇自是多了几分妩媚、几分联想的淡淡味道。

在滑铁卢住了一晚后,翌晨,我下楼去酒店外的附近走走,竟然意外地发现几位一同相约前来欧洲旅游的中国年轻男女,正准备到滑铁卢古战场去参观呢!而且他们还将去附近与此相关的几座纪念馆看看。原来,他们事先都已经做足了功课,是专门冲着滑铁卢这座小镇来重温一段难忘历史的。我不禁轻轻赞叹,顿时也变得兴趣盎然起来,真是太妙了。

小镇算

要的?还是仅仅因为我们急着去取悦外在的声音?乾卦自然是阳刚之始,即使如此,也该顺应进退之宜。如果气势不顺,何必迫使自己下场硬搏,徒然自伤而已。《文言》释九四爻,引用孔子的解析,读来也让人豁然开朗。“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人的升降本就没有定数,落于下位并不是因为心存邪念;进取或者引退也同样,一时引退,并不意味着远离人群。此一语道破机遇的重要性,以及一时的逆境绝非个人的过错,不必勉强自己。

因此,如遇到难以迈过的困境,退一步也无妨。回到最具体的生活里,敞开心胸,尽可能去体验四时万物的流转,实现一些原来想做却没时间的计划。驱逐焦虑,留守元气,迎接所有新的变化。

记算进去了。几天之后,我居然顺利拿到了帆板驾驶执照,理论考试当然依然是满分轻松过,至于实践考试,考官说,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控制冲浪板的方向,每次他都需要开车一刻钟去湖对岸把我接回来,但是胜在我在冲浪板上站得够稳。我心想,那是因为速度太快了,我害怕极了,压根不敢放手也不敢撒手。

事到如今,我对于100公里每小时的开车速度依然是害怕的,依然无法理解速度与激情,依然日复一日过着自己慢慢的、妥妥当当的、温柔细致的生活,读书写论文弄花草。正因如此,我的人生并没有大建树,只能默默地感受属于我的小确幸,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吧。

小街夜色

安德列

华灯初上
来往行人
身影玲珑
夏末秋初
有清风
夜里梧桐
碧入梦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旅游

小镇算

凌霄花

(摄影)

张文俊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观了黄金广场和原子球等各个景点,并随后游览了整个市区后,我们便乘坐旅游大巴回酒店休息。今晚,我们将住宿在离布鲁塞尔以南仅约20公里路程的一座小镇,镇名就叫滑铁卢。滑铁卢的名字,早已经和一段尘封的历史有关。这里的古战场遗址,如今我们基本上可以窥见到的,有铁狮峰的滑铁卢战役纪念碑,而滑铁卢战役纪念馆等几座小纪念馆,则向人们诉说了当年这场残酷战役的全过程。可惜我们到达时已经很晚,没有机会进去参观了。不过,同行的游客带来的滑铁卢战役介绍册,倒是让人欣喜不已,随手翻翻由此来加深印象,不经意间就有了一种“不虚此行”的如释重负。

小镇算